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小 罗 克

[法]莫泊桑著
王庭荣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名著名译插图本

小罗克

〔法〕莫泊桑著

王庭荣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罗克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王庭荣等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9 (2005.2 重印)

ISBN 7-5434-2567-X

I. 小... II. ①莫... ②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1687 号

书 名: 小罗克
著 者: [法] 莫泊桑
译 者: 王庭荣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路殿维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石家庄飞达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7-5434-2567-X/I · 248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1	待售
9	图瓦纳
21	洗礼
27	陌生女人
35	蒙日莱大爷
43	罗歇的办法
48	在车厢里
56	小兵
65	一封来信
72	一次失败
82	约瑟夫
90	完结
99	别针
106	知心话
113	冒失
121	贝洛姆大爷的头痛病
131	山鹬
141	萨依拉
151	帕朗先生

目

录

196	小罗克✓
230	获救
237	沉船
250	珍珠小姐
268	隐士
276	罗萨莉·普吕当✓
281	帕里斯夫人
290	朱丽·罗曼
299	健康旅行
306	示意
313	阿玛布勒老爹✓
336	人的苦难
342	在树林中
348	一个家庭
354	魔鬼
363	一桩离婚案件✓
371	小旅店
385	拉丁文问题
397	德·菲默罗尔侯爵

待 售^①

太阳刚刚升起就步行出发,穿过田野,沿着宁静的大海,在晨露中行走,多么令人陶醉啊!

多么令人陶醉!这种醉意通过光线进入你的双眼,通过轻柔的空气飘进你的鼻孔,通过微风吹进你的皮肤。

我们对于热恋的土地的某些时刻为什么会保持如此清晰、如此珍爱和如此强烈的回忆呢?这是对于一种甜蜜而迅速的激情的回忆。它如同在大路拐弯处、山谷入口或是河边发现旖旎景色,或是遇到一位讨人喜欢的姑娘。

我想起了有那么一天,我正沿着布列塔尼海岸向着菲尼斯泰尔西端走去。我漫不经心地沿着大海的浪涛快步向前。那是在坎佩累附近,这个布列塔尼最温柔和最美丽的地方。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上,一个能使你年轻二十岁,给你重新点燃希望之火,带来少年般幻想的早上。

我走在一条位于麦田和波浪之间的似有似无的小路上。麦子纹丝不动,海浪也很少起伏。可以闻得到成熟麦子的甜香气味和海藻的海腥味。我漫不经心地向前走着,继续进行两周前开始的环绕布列塔尼的旅行。我感到自己很健壮、灵敏、幸福和快活。我向前走着。

① 1885年1月5日载于《费加罗报》。

我什么都不想！在这种无意识的、深深的、肉体上的快乐时刻，如同在草地上奔跑的动物，在日光下天空里飞翔的鸟儿感受到的快乐，在这样的快乐时刻何必去想什么呢？我听到远处有人在唱圣歌，可能是一支仪式队伍，因为那是个星期日。但是，当我绕过了一个海角，我就被面前的一片景象迷住，呆在那里不动了。有五条满载男女老少的大渔船正在驶向普路纳温庆祝朝圣节。

它们在一阵微弱而短促的轻风推动下，正沿着海岸缓缓地航行。风时而把棕色的船帆吹得鼓起，时而因精疲力竭很快让它们松弛掉下，贴在船桅上。

满载人群的渔船沉重地、缓慢地向前滑行。船上的人们都在歌唱。男人们都站在船的两边，头戴高帽子，唱出了他们的强音；妇女们正在用尖利的嗓音高喊着，而儿童们稚嫩的嗓音则像走调的短笛声，混杂在这部虔诚而强有力的大合唱里。

五条船上的善男信女们都在高唱同一首赞美歌，那单调的节奏一直飞上宁静的天空，那五条渔船前后一条紧挨着一条正在驶向前方。

它们从我面前经过，又背向着我而离去，我看着它们越驶越远。我听着他们的歌声逐渐微弱，直至消失。

于是，我开始遐想一些美好的事物，如同那些最年轻的人们幼稚而可爱地幻想一样。

这个爱幻想的年龄，一生中唯一幸福的年代，消逝得多么快啊！当人们只剩下孤身一人时，只要立即能有不顾一切追求希望的神圣能力，那么他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忧郁、愁闷和沮丧的。这是一个美妙的梦幻仙国，在这个思想遨游的幻觉里一切都能够实现！在梦幻的金色粉末照耀下，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幻想起来。幻想什么呢？幻想人们不断等待的一切，幻想人们渴望得到的一切：财富、荣誉和女人。

于是，我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同时用手抚弄着小麦的金色穗头，它们低下头去，并且刺得我皮肤发痒，如同在抚摩一簇头发。

我绕过一个小小的岬角，在一片狭小的圆形海滩尽头，我发现了一幢建造在三块台地上的白房子，它们一直向下通向海边。

为什么一看见这幢白房子我就高兴得浑身打颤？我自己也说不清。人们有时在旅途中往往会发现，有的地方仿佛认识很久了，你对它们是那么熟悉，它们又是那样地博得你满心喜欢。难道以前你从未见过这些地方，从未在那里生活过吗？那里的一切都能吸引你，诱惑你，包括柔和的地平线，树木的位置，沙粒的颜色……

哦！这座站立在那三块高高的台地上的漂亮房子！在通向大海的台地两旁栽着两行高大的果树，就像是巨型的梯阶。每一片台地上都有一长簇盛开的西班牙染料木花，仿佛一尊尊金色的王冠。

我爱上了这幢房子，随即停了下来。我多么想占有它，永远地在那里生活啊！我走近大门，我的心由于渴望而怦怦直跳。在栅栏门的一根柱子上，我看到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待售”。

我感到了一种喜悦的颤动，仿佛有人要把这幢房子奉献给我，赠给我！为什么？是呀，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待售”，这就意味着它几乎不再属于某个人，它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人，属于我，属于我！这种欢愉之情，这种无法解释的彻底轻松感觉从何而来呢？然而，我很明白我买不起它。我拿什么来付款呢？这无所谓，总之它是准备出售的。笼中的鸟属于它的主人，天空中的鸟则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我的。

于是我走进了花园。哦！多么迷人的花园！那里的平台叠叠

层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殉难者伸长了手臂在捍卫着护墙,一簇簇金色的染料木花正在怒放。另外,在每一个平台的两端各有一棵老无花果树。

当我走到最后一片平台时,我向远处眺望。小小的海滩静卧在我的脚下,它是圆形沙质的,有三块沉重的棕色巨岩把它与大海隔开,阻挡海水侵入,并且在风急浪大的日子里把浪头击碎。

在我面前的一个海角上,有两块巨大岩石,一块站立,一块卧躺在草地上。它们是一根糙石巨柱和一座石桌坟,像被某种魔法定住了的一对怪异的夫妻,仿佛永远地望着那座他们看着它建造起来的小房子。他们认识这个从前很孤寂的小海湾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以后他们将会看到这幢待售的小房子倒塌,变为粉尘,飞扬和消失!

哦!古老的石桌坟和石柱,我多么爱你们!

随后,我按响了门铃,如同按自家的门铃一样。一个女人前来开了门。这是一个女佣,一个身穿黑袍头戴白帽,个子矮小的老太太,样子颇像一个不发愿的修女。我仿佛觉得也认识这个老妇人。

我问她:

“您不是布列塔尼人吧?”

她答道:

“对了,先生,我是洛林人。”

她还补充道:

“您是来看房子的?”

我说:

“当然是了。”

于是,我进了屋里。

我仿佛认出了屋里的一切,墙和家具等。我只是有点吃惊在门厅里没有找到我的手杖。

我走进客厅，一个铺着席状地毯的漂亮客厅，透过三面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大海。在壁炉台上有几个很大的中国瓷花瓶，还有一幅女人的大照片。我立即向她走去，有把握也能认出她来。尽管我肯定从未见过她，但是我仍然认出她了。这就是她，就是我一直期待和渴望的，一直在呼唤的她，就是其面容不断地出现在我梦里的那个她，就是她本人。她就是我到处寻觅的那个人，就是过一会儿我上街就能遇见的那个人，就是我一见到麦田里的小红伞，立即能在乡村大路上找到的那个人，就是已经来到我在旅途中下榻的旅店里的这个人，就是坐在我将要登上的车厢里的那个人，就是在大门向我敞开的客厅里等候我的那个人。

这就是她，完全肯定，不容置疑！从她那对望着我的眼睛，从她那英国式的卷发，尤其是从她的嘴巴，从我早已捉摸透了的她那微笑中，我认出了她。

我马上问：

“这个女人是谁？”

那个样子颇像修女的女仆冷冷地答道：

“这是夫人。”

我接着问：

“这是你的女主人。”

她用虔诚而生硬的口气反驳道：

“噢，不，先生。”

我坐下来，大声说道：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她惊呆了，站在那里沉默不语。

我坚持问：

“那么她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了？”

“噢，不，先生。”

“那么这幢房子属于谁？”

“属于我的主人图尔内尔先生。”

我指着照片问：

“那么这个女人，她是谁？”

“她是夫人。”

“你主人的妻子？”

“噢！不，先生。”

“是他的情妇喽。”

修女没有回答。这时候，我对得到了这个女人的那位先生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嫉妒和一股无名的怒火。我接着问：

“现在他们在哪里？”

女仆低声答道：

“先生在巴黎，但是夫人我就知道了。”

我全身为之一颤，便问：

“啊！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

“是的，先生。”

我略施小计，严肃地对她说：

“你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我也许能为你的主人帮上忙。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个坏女人！”

老仆人看着我。她看见我很坦率和真诚就相信了。

“喔！先生，她把我主人害得好苦。他是在意大利认识她的，后来他好像娶了她，并且把她带回家里来。她很会唱歌，我的主人也很爱她。先生，见到他真叫人可怜。去年，他们旅行来到这里，他们找到了这幢房子。这房子是一个疯子盖的，一个真正的疯子。他在这里盖房子是为了远离八公里以外的村庄。夫人要立即买下这幢

房子,以便和主人一起在这里住下。我的主人为了博得她的欢心就把这幢房子买了下来。

“先生,去年整整一个夏天他们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还有几乎整个冬天。

“后来,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主人问我:‘塞扎丽娜,夫人回来了吗?’

“我对他说:‘没有啊,先生。’

“我们等了整整一天。我的主人像是气疯了。我们到处寻找,哪里都找不到她。她走了,先生,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是如何走的。”

嘿!我简直欣喜若狂!我想要拥抱那个老修女,把她抱起来,并且在客厅里跳舞!

啊!她走了,她逃离了,她是因为对他失去兴趣,对他感到厌倦而离去的!我是多么高兴啊!

老女佣接着说:

“先生伤心得要死,于是他就回巴黎去了,并且把我和我丈夫留下,准备卖掉这幢房子,他的要价是两万法郎。”

但是我不再听她讲了!我只是想着那个女人!后来我突然感到,我只需赶快离开去找到她,她大概在今年春天曾回到这里来看看房子,看她的这幢没有他在会更加可爱的温馨的房子。

我扔了十个法郎在老妇人手里,拿起照片飞快地跑了出去,并且一边发狂似地吻着被关在相框里的那张温柔的面孔。

我回到大路上,一边看着她,同时又开始向前走了!我多么高兴她已经自由,已经离他而去了!可以肯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这星期便是下星期,我定能遇到她,因为她已经离开他了!她之所以离开他,那是因为我的时机来到了!

她现在自由了,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我只需去找到她,因为我是认识她的。

我一直不断地抚弄那些已经成熟的小麦弯曲的穗头,我吞进大量海洋的气息,使我的胸部扩张,我感到阳光在烤灼我的皮肤。我向前行走,我因幸福的降临而狂喜,因充满希望而陶醉。我就这样地向前走着,我有把握很快能够找到她,并且把她带回来,我们两人一起住进那幢漂亮的待出售的房子里。这一回,她定能过得很惬意的!

王庭荣 译

图瓦纳^①

—

在这方圆十里内外，大家都认识图瓦纳老爹，那个大胖子图瓦纳，陈酒图瓦纳；他的全名是安托万·马什布莱，外号“火烧甜酒”，是图尔纳旺村的小酒馆老板。

图尔纳旺村是一个只有几家农户的穷村子。村里共有十来幢诺曼底式的房屋，围在壕沟和树木当中。该村坐落在一条通向海边的小山谷的拐弯处。正是这个图瓦纳使得图尔纳旺村出了名。

这些房子被淹没在一片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的山坳和那条被人们称做“转风”的弯弯山谷里。如同鸟儿在狂风暴雨时躲藏在田野的犁沟里，这些建筑仿佛也在这个窟窿里寻到了一个躲避海风的庇护所，以躲避那种从广阔的大海洋刮来的狂风。这种猛烈而略带咸味的狂风，像火一样能剥蚀和灼焦一切，又像冬日的冰霜能使一切干枯并且彻底毁灭。

不过，整个村子俨然像是外号叫“火烧甜酒”的安托万·马什布莱的产业。人们又时常管他叫图瓦纳或陈酒图瓦纳，其缘由是他挂在嘴边常说的一句话：

“我的陈酒全法国数第一。”

① 1885年1月6日载于《吉尔·布拉斯日报》，后收入同名的短篇集。

他的陈酒当然就是指他自造的白兰地。

二十年来,他用他的陈酒和火烧甜酒浇灌了方圆十里地。每当有人问他:

“我们喝点什么呢,图瓦纳老爹?”

他总是这样一成不变地回答:

“喝杯火烧甜酒吧,我的姑爷。这东西能暖暖肚肠,还能清醒头脑,对身体是最好不过的了。”

他习惯于管人人都叫“姑爷”,其实他从来没有已嫁或待嫁的女儿。

哈!对呀,在这里大家都认识“火烧甜酒”图瓦纳。他是本乡甚至本区最大的胖子。他那幢房子又窄又矮,似乎可笑得简直容不下他。当别人看到他整天站在门口时,不禁发出疑问:他究竟是如何进入屋子里去的?每当顾客光临,他一定回到店里,因为陈酒图瓦纳有权利从每一位顾客饮用的酒水里提取一小杯自酌。

他那小酒店的招牌是“会友居”,而他图瓦纳老爹就是全地区人们的朋友。人们从费冈,从蒙蒂维利耶来到这里,为的是看着他和听着他说话逗乐,因为这个大胖子居然有本事能把一块墓碑石逗得笑起来。他有一种特有的方式拿别人逗乐而不使他们生气,眨一眨眼就能表示那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情,在他高兴到极点时拍着自己的大腿引得别人随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捧腹大笑。此外,光是看他喝酒时的样子也是一种乐趣。人家敬他什么他就喝什么,敬他多少他就喝多少。他那狡黠的眼光里透出一种喜悦。这是一种源自双重快乐的喜悦:首先是自己能够尽兴畅饮,其次是他喝得越多赚得也越多。

当地那些爱开玩笑的人常问他:

“你为什么不喝海水,图瓦纳老爹?”

他答道：

“原因有两个。首先海水是咸的；其次，由于我的肚子太大，弯不下身来喝，所以必须把它灌装在瓶子里才能喝。”

还有，真应当去听听他怎么同老婆吵架！那是一幕滑稽透顶的喜剧，真可以叫人心甘情愿地买票来观赏。自从他们结婚三十年来，两人没有一天不发生摩擦。不过，每当他老婆生气时，图瓦纳总是嬉皮笑脸的。她是一个高个子的乡下女人，走路时迈着白鹭般的大步子，瘦弱扁平的身躯上顶着一颗怒气冲冲的灰林鸮脑袋。她整天都在酒馆后面的小院子里喂养家禽，并且她还因为善于育肥鸡鸭而在附近出了名。

在费冈，每当有钱人家请客时，餐桌上必需有一只图瓦纳大娘喂养的肥母鸡，这筵席才够水平。

但是，她生来脾气不好，并且从来对什么都不满意。她对世界上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把怨恨主要撒在自己丈夫身上。她怨恨他的快乐，他的出名，他的健康结实和肥胖的身躯。她把他当作无用的废物，因为他什么也不干就挣了钱；她还把他当作“酒糟坛子”，因为他一个人的吃喝相当于平常人的十倍。没有一天她不怒气冲冲地叫嚷：

“你这样倒还不如呆到猪圈里去更好！你满身肥肉，真叫人恶心！”

她还对着他的脸叫喊：

“等着吧，等着吧，我看将来准会出点什么事，我准会看到的。你那个大肚子早晚有一天会像一个粮食口袋一样被胀破的。”

图瓦纳拍着自己的肚子放声大笑起来，他说：

“嗨！鸡大妈，我的干柴棍，你有本事把鸡喂得这样肥吗？有本事试试看。”

这时候，他卷起袖子，露出了一只粗大的胳膊说：

“这是一只肥翅膀。老太太，这是一只肥肥的大翅膀。”

于是，酒店里的顾客用拳头敲打着桌子，快活得笑弯了腰。他们用脚跺地，往地上乱吐口水，个个都乐不可支，得意忘形了。

老婆子怒容满面，咬牙切齿地说：

“等着瞧……你等着瞧……我准会看到你将来出事。你的大肚皮会像一个粮食口袋一样被胀破的。”

最后，在顾客们的一片欢笑声中，她怒气冲冲地走了。

确实，图瓦纳看起来真有点叫人吃惊。他变得那么笨重和肥胖，既红光满面又气喘吁吁。他是这样的一种大胖子：死神像是用种种狡诈、种种玩笑以及种种滑稽可笑的恶作剧在他的身上取乐，使人类的慢性毁灭带上了一种喜剧色彩。死神在另一种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头发灰白，身躯消瘦，皮肤起皱以及日渐增加的衰弱，使人见了不禁哀伤地说：“好家伙！他变得真厉害！”而死神对于这一位的捉弄却是让他长满脂肪，叫他变得畸形和令人可笑，让他红光满面，气色绝好，把他吹得肿胀起来，给他以超乎常人的健康外表。死神在一般人身上造成的扭曲外表，在图瓦纳身上都变得可笑而奇特，令人开心，而不是那么令人厌恶和让人可怜的了。

“等着瞧，等着瞧吧！”图瓦纳大娘不断重复道，“我看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二

图瓦纳终因一次急病发作而瘫痪了。他那巨大的身躯被安排躺在咖啡厅隔墙后面的小房间里，以便让他能够听见咖啡厅里人们的谈话，并且和朋友聊聊天，因为他的脑袋依然能活动自如。然而